

天平底下

彭小平◎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天平底下

彭小平◎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平底下 / 彭小平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6. 7

ISBN 978 - 7 - 5190 - 1784 - 2

I. ①天… II. ①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74501 号

天平底下

作 者: 彭小平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奚耀华

责任编辑: 胡 筭 贺 希

封面设计: 中联华文

复 审 人: 蒋爱民

责任校对: 傅泉泽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 - 85923039 (咨询) 85923000 (发行) 85923020 (邮购)

传 真: 010 - 85923000 (总编室), 010 - 85923020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http://www.claplus.cn>

E - mail: clap@clapnet.cn hex@clapnet.cn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 × 1000 1/16

字 数: 341 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90 - 1784 - 2

定 价: 5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ONTENTS

引 子	1
一	3
二	12
三	19
四	29
五	38
六	49
七	66
八	76
九	87
十	91
十一	99
十二	107
十三	119
十四	130
十五	142
十六	145

十七 153

十八 157

十九 163

二十 170

二十一 174

二十二 179

二十三 185

二十四 190

二十五 198

二十六 204

二十七 210

二十八 222

二十九 228

三十 235

三十一 242

三十二 252

三十三 260

三十四 266

三十五 274

三十六 282

引子

八十年代中期，冬日里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按照县气象台的天气预报，音召县县城上空应该是艳阳高照。可是，不知怎么回事，县城的上空却布满了厚重的铅色云层，这一层云厚重得像一个无边的铅锅盖，反扣在县城的上空。一个惨白无力的太阳，就那样懒懒的贴在云层的后面，让人看起来觉得那轮太阳不像太阳，只是一团软软的面饼，无法带给大地一点热或者光。

只有当云层被大风偶尔撕开一条条缝隙的刹那，云后那惨白的太阳才会急急的洒下一丝半缕没有多少温度的光来。北风裹着灰尘在大地上肆虐着，让人们感到天气比没有太阳的日子里更冷。

不想回家，法院宿舍又很冷清，刚从音召县一中作为有本科文凭的“人才”引进到法院的起英，一大早就占据了音召县委办公大楼旁边小巧的云水公园里一条长凳的一头。县城里的绿地不多，在这样冷的天气，公园里也有三三两两的人们在散步。人们经过起英身边的时候，都忍不住要看上一眼。也许并不单单是因为起英的美丽，他们偷偷看得最多的，还是起英这个年轻姑娘拿在手上的那本书，那本据说只有如今官场上有些人才会去读的书——《厚黑学》。

在离起英十来米的地方，一个年轻的母亲正领着一个四五岁的灵秀男孩也在散步。那个男孩起先是在母亲的身边跳跃着，嬉戏着。当他偶尔抬起头来望了一眼天空后，他就一边自己仰头继续望着天空。一边大声地对他的妈妈说：

“妈妈，你快看啊，天上有个冷太阳！”

那个母亲只是怜爱地拍了拍孩子的头，自己并不想抬起头去望望天空。

“傻孩子，太阳就是太阳，哪里又来个冷太阳呢？”

起英听着这母子俩的对话，不由放下书本慢慢地抬起头来。果然，今天的太阳被压在铅样的云层后面，只现出一个朦朦胧胧的白色饼状，没有一点热度。起英觉得，那个孩子真不简单，孩子往往第一眼就能看穿事物的本质，因为现在天上的这轮太阳，用“冷太阳”来称呼他是最贴切不过的了。

想到那个孩子丰富的想象力而又恰恰碰上了这样一个想象力已经消磨尽了的母亲，起英忍不住轻轻地叹息了一声。她知道，世间有不少孩子的想象力，就是这样被大人们所谓的理智或常识，慢慢地扼杀了。

起英若有所思地望着远处的山峦，因为她感到自己的心情就像今天的天气，本来应该是晴朗的艳阳天，谁知心底里却是冷冷的，还似乎直往外冒冷气。

起英原本是毕业于一个著名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高才生，在音召县一中教语文。在全国上下只看重文凭的高潮接近尾声的时候，她在顶上个礼拜，刚刚被音召县法院作为有大学文凭的“人才”引进，使她从一个中学老师，一跃成为一名法官。

这本来是件令起英身边的人们羡慕的大好事，但遗憾的是，她被法院作为人才引进的时候，文凭热已经接近了尾声。法院正副院长的位子早已满员，因此只给她安排了一个政工科主任的位置，负责人事、思想和材料工作，其次是每次法院党组开会，都得由她列席会议去做记录。

当然，让起英心中发冷的，并不但是自己暂时没有获得领导的职位，而是在参加了两次党组会议，接触了新的同事十来天以后，起英渐渐地觉得，她似乎掉进了一张无形而又处处存在的复杂的网里。近日来，起英感到，似乎处处都有束缚，而那种束缚又隐在各种无形之中，让人觉得，自己的身边不会单单只有朋友。

喜欢诗歌，充满文学梦想的起英觉得，相比较而言，教师生涯远没有现在复杂。

音召县城并不大，最高的楼层也在六楼以下，而且也只是在县政府大楼的附近才有那么一栋。道路刚刚够一台货车通过，有些地方甚至连小车想要通行都很困难，随着人口的增加，人们不停地增加各种违章建筑，因此，街道变得越来越仄。一些有些年头的白杨和槐树，就成了县城里不多的绿色。

县法院设立在县城南边一栋很旧的，早年由政府没收的一个资本家的三层老式洋楼里，洋楼的白粉外墙已经大面积脱落。只要站在小洋楼二层的任何一个窗口，就能看到周围紧挨着的是不少低矮的民房，那些民房有着各式各样的屋顶，有的屋顶是青瓦，有的是红瓦，有的则是石棉瓦，还有个别的用的是杉木皮。房屋连着房屋，周围连一棵小树苗也没有，任由那些参差不齐，低矮而寒酸的屋顶呈现在人的眼前。

法院作为音召县的审判机关，设置的内部机构有刑庭、民庭、办公室还有只有起英一个人的政工室。

全院只有三十多个干警，起英就是那第三十多个，也是县法院唯一一个正式引进的科班大学生。

但这区区三十多个干警，就有一正两副三个各自为政的头头。

起英虽然熟读史书，最近她学校的老同事们还帮她搞来了这本据说是为官

必读的《厚黑学》，但十多天来，每到起英独处的时候，一想到自己身边人们的你争我斗、尔虞我诈，还是难免心里冒冷气。

小男孩早已随着他母亲远去，起英却还在看着满天的铅云，起英的心被小男孩触动，觉得她目前的生存环境特别有点像今天的天气，她的内心惶惶的，她实在害怕遭遇生命里的冷太阳。

一

就在出现了这样一个冷太阳的第二天，音召县城的上空干脆连太阳的影子也没有了，苍凉的大地上一遍萧瑟，刺骨的寒风一阵紧过一阵。路上的人们都缩着脖子，低着头匆匆地行走着。

在这样的天气里，法院也显得有些冷清。那天下午，起英最先得到了信息，一把手要她负责通知，他要临时召开一次党组的紧急会议。这也是起英进入法院后将要参加的第三次党组会议。

第三次党组会议的气氛相当诡异，每次总是早早在小会议室等着的起英，正在心里猜测，这次突然的紧急会议，会是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起英还没想出个头绪，就只见每次都是最后一个出场的一把手吉庆，腋下夹着一个大纸包，黑着脸第一个走了进来。

已是五十七岁的吉庆，是三个正副院长里个子最高的，他整个人胖胖的，圆圆的脸膛有些发福，脸色紫黑紫黑的，如果碰上他不高兴，拉长了脸，就会显得格外的严厉。因此，在整个音召县法院里，只要有人发现吉庆拉长了脸，大家就会听到这样一些小声地对话。

“我们吉老板今天很不高兴呢。”

“你现在最好别去找老板。”

“你想死啊，今天还迟到。”

吉庆进来还没坐下，副院长木双和余仁相跟着也走了进来。与吉庆高大魁梧的身形相比，不到四十岁的木双又白又胖，眼睛大大的，腮边还若隐若现地长着一对浅浅的酒窝，一个男人的皮肤，竟然嫩得像豆腐，而且带着一种诱人的粉红色，笑起来竟然有点童稚的味道，唯一的美中不足他只有不到一米六六的身高。

已经四十多岁的余仁，既像吉庆一样的黑，而又没有吉庆那么高。一双不戴眼镜的近视眼，显得有些朦胧，有些混浊，很少与人对视，偶尔还会闪现出

一种受惊野兽一样的目光。两鬓少许的白发让他看起来有些沧桑，有些落寞，好像他时刻都在莫名地小心着。

会议室里，大家在那张椭圆形的桌子前面坐定了，木双摊开了他的笔记本，随时准备认真记录吉庆重要的话。余仁则笑咪咪地坐在那里，眼睛时不时地扫过吉庆的脸上。吉庆扫视了木双和余仁一眼，扬了扬拿在他手中的那个纸包。

“我们中间有人搞小动作，而且搞得没有名堂，居然将诬告信寄到了中级人民法院纪检和县纪委。”

吉庆黑着脸，显得很气愤。他将一双带钩的眼睛轮流着在木双和余仁的脸上刮来刮去的，似乎想要看看他们在笑脸后面藏了什么东西。

木双浅浅地笑着，酒窝也是浅浅地显现出来，他用温暖的目光迎接着吉庆质询的目光，脸色谦卑而不亢，显得无辜而又坦诚。

余仁的目光虽然有点闪烁，但他也并不回避吉庆的注视。只是他的眼睛里有一丝哀恳，脸上的表情也有点怯怯的，像一只被人无缘无故打怕了的狗。

“不过，今天我得告诉几位，我这届院长还有一年多才到头，因此，不管你们谁玩小动作，这一届的这个县人大代表，你们谁也别想和我争。”

吉庆说这些话的时候，露出了白白的一排上牙，眼睛里还有点不同寻常的光在闪动着，他再次将目光轮流着停在两个手下的脸上。

“这是谁啊，搞些这么不光明正大的事，要是被我查出来了，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木双率先站起身来，他的脸上不再有那一丝浅浅的笑，眼睛狠狠地瞪着吉庆手里的那个纸包，样子显得比吉庆还气愤。

对木双的话，吉庆不置可否，他随手将那个纸包推给了起英。

余仁看了木双一眼，然后懒懒的站了起来，伸手从起英的面前拿起那沓材料，非常认真地看了一会，抬起头来的时候，余仁的眼睛里有些泪花，表情变得非常的愤怒。

“吉老板，这样的小人行径真的令人气愤，不过他这是蚍蜉撼树。”

吉庆听着两个手下的话，他不置可否地望望木双，再看看余仁，始终不再吭声。看到吉庆仍然不为所动，余仁只得又说：“不过，我们还是得小心防备才行。”

只有新来不久，没有发言权，只是负责会议记录的起英，手里握着一支笔，谁也不看，只是将头低低地垂在记录本上。虽然三个领导都已讲了话，但起英今天却一个字也没敢往会议记录本上写。

正在起英有点不知所措的时候，吉庆突然换了一张笑脸，和气地对起英说：

“小起，刚才纯属我们几个领导私下里的谈心交心，是一件说过就忘了的事情，就不必往党组会议本上记录了。”

听到院长发了话，起英马上像获得了特赦，紧绷的神经松了下来，血色回到了她的脸上，起英立即重新进入了正常的记录状态。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会议室里的几个人，亲亲热热地讨论着法院的一些事情，会议的气氛反而比平常热烈了许多。起英觉得，也许是吉庆觉得自己刚才过于严厉，现在，他在努力地扮演着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

木双和余仁也极力地配合着吉庆，会议的间隙，余仁还讲了一个让人无法发笑的冷笑话，吉庆和木双竟然都笑了，会议室里的气氛显得和睦而和谐。会议室里的这几番变化，让本来就想象力丰富的起英，差点开始有些怀疑自己，刚才是否真的看见了吉庆对大家大发脾气。

“小起，你留一下，有点要上报的材料还要和你讲一下。”

党组会议结束以后，木双、余仁和起英都准备离开的时候，吉庆单独留下了起英。

木双和余仁在默默退出会议室的时候，在出门的一刹那都意味深长地望了起英一眼，或者，最少起英自己是这么感觉的，起英觉得他们出门时留给她的眼神，确实都是意味深长的。

最后离开的余仁将会议室的门关上了，会议室里显得更加的寂静，第一次在寂静的会议室里单独面对平日里严肃有余的吉庆院长，起英多少有些显得不习惯，还有木双和余仁刚才留下的那些意味深长的眼神，也有些让起英不安。

吉庆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他将自己的座椅搬到起英的正面，少有的笑意一直挂在他的嘴角，黑紫的脸色显得有些温暖。

“小起啊，你才从学校到政法系统来，不能太单纯啊。现在虽然已经不是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不过，有时候矛盾和斗争还是存在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吉庆的话让起英有些吃惊，她不敢正视吉庆，也不想完全不看着他，起英只是将目光游离在吉庆的身上，表情像个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事的孩子。看到起英的表情，吉庆在她面前变得更加的和蔼。

“因此，你作为法院的政工干部，应该旗帜鲜明地坚持和支持正确的东西，特别是千万不能站错了队啊！”

听到吉庆并不是因为检举材料的事留下自己，起英偷偷地舒了一口气，连连地朝吉庆点着头。看到起英像小学生一样谦虚的表情，吉庆一边收拾自己的东西，脸上终于有了一丝满意的神色。

起英望着吉庆，觉得眼睛突然有些涩涩的，以她的经历，起英真的想不到，即使作为一个法院资深的一把手，竟然也有着这样的烦恼，起英轻轻地叹息了一声。

在起英看来，吉庆既是院长，年龄上也足以做她的父辈。起英对吉庆有着一种对师长般的尊敬，以她较为单纯的经历，起英希望自己身边的人们都能快乐地生活着。

听到起英那声轻轻的叹息，吉庆知道他的话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吉庆开始更详细地跟起英讲起了人大代表身份的重要性。

为了集中注意力，起英在听吉庆讲话的时候，无意识地拨动着她面前的那个记录本，这是起英专心听讲的一种标志，如果她不这样，就会想到别的事情上去，无法集中她的精神。

谈话结束后，起英才终于明白，分配到法院的这个县人大代表名额，其实就是一种法院最高权力的象征。因为按以往的惯例，这个人大代表的身份，每一届都理所当然地是属于法院一把手的。

这一次，因为吉庆的年龄大了，这一届院长任期一满，也就无法再连任法院一把手了。但人大代表的任期则还有五年。因此，吉庆理所当然地拼命想要保住音召县人大代表这个身份，好让自己的能量能尽量地延伸得久远一点。

而正由于这个身份的重要性，副院长木双和余仁都想争得这个机会，在他们看来，谁最先获得了音召县法院这个人大代表的头衔，谁就将顺理成章地接吉庆的班，名正言顺地成为音召法院的一把手。

最后，吉庆的话戛然而止，只是像一个老师一样满意地看着起英。起英知道，吉庆并不单单是满意她的态度，更让吉庆满意的应该是在起英跟前亮出来的口才。吉庆离开之后，留下了那一沓举报材料，起英知道，那是吉庆要她保管的。

会议室里静悄悄的，好像从来就没有其余的人进来过。起英有点疑惑地张望着，那一圈椭圆形的桌子上，有一层淡淡的灰尘，刚才三位正副院长坐过的地方，分明都留下了一些刚刚被抹掉的灰尘的印痕。

看到那些印痕，起英不再张望，她随手打开了吉庆留下的那沓材料。材料检举的第一项，竟是说吉庆用公款给干警滥发财物。

看到材料中的这一项检举，起英想起来，还是她进入法院的第二天，办公室就发给了她一个八块钱的人造革公文包，那是为了干警们外出调查放案卷方便，才由法院统一买的。

起英看到材料的第三页，才看见了第二项检举，材料中举报，吉庆在某单

位吃工作餐的时候，大吃大喝，在单位准备的工作餐之外，又擅自点了一份油炸泥鳅，一罐八宝粥，而且，最后没有付餐费。

起英知道，法院有规定，干警因公在外吃工作餐的时候，必须缴纳四两粮票和四毛钱一餐的餐费。不过，有不少单位都会拒收，这样零散的钱粮，一个是不好意思真收，一个是人家收了也没办法做账。

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会危及吉庆的人大代表宝座吗？不想再往下看得起英，一边收起材料，一边不由得想要笑。

下班的电铃早已响过了，起英放下那沓令吉庆火冒三丈的检举材料，她一边整理着会议室，一边想着吉庆的话：“千万不要站错了队！”

想起这句话，起英的脸色有些凝重，她觉得：这似乎可以看作是一种提醒，但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略带威胁的暗示。现在看来，三个顶头上司之间，一定存在着某些激烈的明争暗斗。猛然意识到这一层，起英叹息着，她一时有些不知所措起来。

起英就住在法院后面一间十来平方的旧房子里，旧木床和书桌都是院里的，房间里只有一幅水彩画，床头挂着一把古旧的二胡，起英的床上放着一些换洗的衣服和书籍，其余地方倒是空荡荡的。单位里只有中餐，早晚起英都是自己用一个煤油炉搞最简单的饭菜吃。

起英一边想着刚才的事情，一边有些茫然地朝自己的那间宿舍走着，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宿舍门前。到了宿舍门口，起英才像突然惊醒一样，开始在身上摸索着寻找开门的钥匙。

“起英，你怎么才下班？”

钥匙从起英的手上滑落，突然响起的一个男声让起英吃了一惊。起英这才发现，木双提着一小桶煤油，不知什么时候站在她宿舍门前的一个拐角处等着她。

起英与木双相识虽然还只有十多天，但从见到木双的那一天起，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就让起英觉得自己和木双其实早就很熟很熟。

这不，起英只是在大前天偶尔地和木双说起，自己用来做饭的煤油不多了。木双现在就像变戏法一样地，给起英提来了一小桶煤油。那是一个四五斤的容量，用来装汽油的小铁桶。

木双微微地笑着，脸上现出了两个浅浅的酒窝，眼睛里亮闪闪的。看见起英已经将房门打开，他拎着那个小铁桶走了过来。

木双这是第二次走进起英的闺房，因为当初这间房子，就是主管办公室的木双，和办公室的郑主任一起帮起英安排的。

“起英，吉老板要你写什么材料啊，你新来不久，对院里的情况不是很熟悉，要我帮什么忙吗？”

木双一边小心地往起英的那只煤油桶里倒换着煤油，一边顺带地，似乎不经意地问起英，而且，满怀希冀地看了起英一眼。

起英正在忙着收拾手里的东西，她得开始清理煤油炉，晚饭还得她自己做起来吃。因此，她没有注意木双此刻的表情。

“写什么材料啊，吉院长是跟我讲人大代表的事情，他要我留意一些。”

起英一边忙着清理炉子，一边随口回答着木双的问话，她不想重复吉庆关于不要站错队的话，而是改用了“留意”这个词。

“留意一些？他要你留意什么？吉庆自私自利的，一点不从工作需要考虑，他大概是要你帮他拉选票啦！”

“拉选票？拉什么选票？”

还从不知晓人大代表选举程序的起英，一头雾水，反过来连声地向木双发问。

木双的脸有些涨红，他有点怀疑地看着起英，发现起英是真的不懂，他才宽容地笑了。

站在起英的宿舍里，木双像老朋友一样，给起英详细地讲起人大代表产生的程序来。

“英子，到我们院里正式选举人大代表的时候，你会支持谁啊？”

看到起英明白了人大代表选举的程序后，木双亲切地改变了对起英的称呼，并且突然这样问起英。

支持谁？难道在法院这个人大代表的名额上，还真的会有激烈的竞争吗？起英立刻觉得事态严重起来，后悔自己刚才不该说漏了嘴，她满脸绯红，眼神变得有些闪烁，觉得这个问题无法立即回答木双。

“英子啊，你是个老实人呢，连对我撒个谎，口头上安慰安慰我都不会。”

看到起英有些尴尬，倒是木双爽朗地笑了起来，木双边笑边走出了起英的宿舍。

看着木双笑着离开了，起英自己可实在笑不出来。她想起吉庆丢给她的那份检举材料，感到那张无形的网正在向着还毫无准备的自己撒来。起英突然又像那天在云水公园一样，感到浑身有点冷。

看着远去的木双背影，起英变得有些闷闷不乐的，她在自己的房子里无奈地搓着手，直到天快要黑了，起英才想起要准备拧开煤油炉给自己煮面条。

她一边打开煤油炉准备将水烧开，一边不由得想：人大代表选举的时候，

如果三个头之间真有竞争的话，自己到底要支持谁呢？

正像木双说的，吉庆当不当人大代表，也只能当一年多的法院院长了，因为自然规律是任何人都无法逾越的。而木双呢？人还年轻，似乎人缘也好，而且在几个领导中，起英觉得他最务实，也比较有能力和魄力。

正在起英心里的天平开始对木双有些倾斜的时候，她宿舍的门被人从外面轻轻地推开了。紧接着，余仁那颗圆圆黑黑的头伸了进来。

“我今晚有点事要加班，正愁晚饭一个人解决没有意思呢。既然你想吃面条，那还不简单。”

看见起英手中正准备往水里放的面条，余仁一边说着话，一边像老朋友一样地走了进来，余仁伸手将炉火关了，接过起英手中的面条，放回了书桌上装面条的袋子里。

起英摊着手，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不知该对余仁说点什么。没容起英拒绝，余仁就硬拉着起英来到了离法院只有百来米远的一个小面馆里。

“老板，给我们好好地两碗肉丝面。”

余仁显然和老板很熟，他大动作地掏出一个棕色带拉链的钱包，自作主张地给自己和起英各买了二两肉丝面，总共花去了他一块二毛钱。

一张一元的纸币和两个一毛的硬币摆在面馆老板的面前，老板犹豫着，他似乎不习惯收下余仁的面钱。不过，余仁潇洒地将那一元二角钱放在了老板的钱箱里。老板觉得很过意不去，他走过来，在余仁和起英的面碗里加上了很多的肉丝。这让余仁觉得他很有面子，而弄得起英看看老板，再看看面碗里的那些肉丝，起英觉得很不好意思。

“小起，你是不了解你余大哥我啊，以后你有什么事只管找我。你们知识分子喜欢曲里拐弯，不比我们大老粗，只有一根直肠子。”

看到起英不好意思，余仁还以为是起英看到他出了钱，对他有些感激。因此，余仁一边忙不迭地往嘴里塞面条，一边亲切地对起英说。

看到余仁被满嘴的面条撑得更加滚圆的黑脸，起英笑了，她记起来，在这十多天里，余仁不知在自己面前自称大老粗几多回了。

起英从几个新的女同事那里知道，在她作为“人才”引进法院之前，木双是音召县法院唯一一个文凭最高的中师毕业生，也因此八二年才开始按文凭提拔人才的时候，他才能直接由一个审判员升任了副院长。成了音召县法院第一个没有当过中层骨干的副院长。

而小学没毕业的余仁，虽然是1972年法院恢复时的第一任刑庭的老庭长，但提拔为副院长的时间比木双还晚了三个月。这让余仁觉得太丢面子了，他甚

至觉得是木双抢了他的风头。因此，从此后他们两人之间的芥蒂就一直越来越深。

为了在争斗中分个高低，木双和余仁背着吉庆各自为政，他们都想在法院拉拢一批自己的人，培植起自己的势力。

起英一边慢慢地吃着碗里的面条，一边想起了这些杂七杂八的事。不经意间，起英抬起头来，看到余仁正在若有所思地注视着她。没有处世经验，更没有从政经验的起英，知道余仁也许会向自己提出木双那样的问题，她不由得为还没有想好对策而有些担心起来。而且，还没学会掩藏情绪的起英，将那份担心明明白白地写在了她的脸上。

就在起英还没有想好任何对策的时候，余仁单刀直入地问起英：“小起，老吉今天留下你不是要写什么材料，而是有别的事情吧？”

余仁说完这句话，他停止了咀嚼，眼睛直视着起英。

“也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啦。”

有了木双的前车之鉴后，起英本想回避关于人大代表的问题。因此，她淡淡地说了这么几个字后，也尽量镇定地回视着余仁的眼睛。

余仁那黑黑的脸皮似乎颤动了一下，他先是将头往上一仰，然后马上放平了脑袋，眼睛也不再看着起英，鼻子里突然就莫名地冷笑起来。

“小起，你还太嫩了，连谎都不会撒，在我们院里你可不要站错了队哦！”

余仁的话，听起来冷冰冰的。旁边桌上的一个客人也忍不住看了他们一眼。

仿佛自己内心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突然被人揭露出来了，起英满脸通红，一不小心，让半口面汤呛进了气管，起英来不及答话，只顾猛烈地咳嗽起来。

余仁接着说了很多中伤吉庆和木双的话，而且在说这些话的同时，还意味深长地盯着起英看。

咳了一会，起英的脸色慢慢地恢复了正常，她是一个不喜欢论人长短的姑娘，她听着余仁的话越来越说得难听，心里慢慢地充满了对余仁的厌恶。但起英害怕一不留神表露出来，只得将一丝僵硬的笑一直挂在了她的脸上。

见起英只是含笑当着他的听众，表情丰富的余仁似乎也觉得说得够了。他突然停止了说话，很快地将面条吃了个精光，连汤都喝得干干净净，到最后只丢下“我先走了”四个字，就头也不回地朝与法院相反的方向消失了。

“不是说要在院里加班吗？”越来越浓的夜色里，只剩下起英一个人自言自语的，对着自己吃剩的半碗面条发愣。

起英今年二十六岁，老家也是本县的，不过是在一个小镇上。起英高中时代就成了中共党员，正由于这个优势，再加上成绩出众，因此，他们是学校

第一批从中学直接推荐保送的大学生。

从高中开始，起英就喜欢写一些东西，尤其是诗歌。特别是经过中文系几年的熏陶后，起英现在已经参加了省会举行的两届青年业余作者大会了。

起英身上的文人气息很重，而且充满了某种文人的单纯和天真，有时即使是在白天里，她也会陷入某种幻境里。

虽然起英手中的那支笔能够写出一些有时令人匪夷所思的东西，但现在她面对自己所处的尴尬境地，竟然不知道要从哪里说起。望着余仁消失的那个方向，起英突然觉得鼻子里酸酸的，她不由得轻轻地叹息了一声。

大概是听到了起英的叹息，小面馆的老板打算向起英走来。看到自己引起了小面馆老板的注意，起英只得赶紧站起来，逃也似的离开了那里。

在同一天里，起英经历了三位顶头上司分别的拉拢、提醒、甚至是威胁。他们那些意味深长的话语，以及变幻着的表情，不断地出现在她的面前。起英沮丧地觉得，自己并没有作好进入官场的准备，起英觉得她的人生好像遭遇了冷太阳，心里透凉透凉的。

“要怎样做才算没有站错队呢？”起英喃喃自语，她特别记得吉庆和余仁都要求她不要站错了队的话，起英觉得，他们在讲这些话的时候，那口气和神情可都不是闹着玩的。

一路上，起英就这样想着自己的问题，心不在焉地走着，不一会就恹恹地回到了那间小房子里。

坐在宿舍的窗前，起英感到一张无形的网似乎正在自己面前张开。十几天来，她终于第一次有点后悔自己现在的选择。想起以前自己教的学生的天真无邪，同事之间的毫无芥蒂，起英不由得默默地流泪不止。

起英流着泪，从床头拿下了那把二胡，她熄灭了房里的灯，拉起了二胡。黑暗中，一曲阿炳的《病中吟》如泣如诉地流淌着。起英在黑暗中泪流满面，她拉出来的病中吟也仿佛被泪水浸泡得软软的，使听到的人也想流泪。

拉了很久，二胡的乐曲才戛然而止。起英终于不再流泪，她知道，现在后悔已经迟了，她已经没有了退路，唯一的出路只能是直面自己遇到的问题。就像在那冷太阳下，除非你有本事变成一阵大风吹散遮盖了太阳的阴霾，否则，你就得学着适应在冷太阳下的生存法则。

起英突然觉得很想要找人诉说。不过，起英知道，音召县城很小，这些敏感的问题是不能跟身边的任何朋友说的，因为如果说了，很快就会传到当事人的耳朵里的。

发现无法倾诉，起英的思绪变得有些漂浮不定，她最后决定，给自己大学

的恩师，文学的引路人安春教授写去一封长信，将自己的所有苦恼、迷茫，在纸上一股脑地向安春教授作一番倾诉。起英知道，安春教授熟读《资治通鉴》和《史记》等等经世治国的文章，解决自己目前的苦恼和迷茫，应该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流着眼泪，起英一口气花了几个小时，给安春老师写去了一封长信。在应该有回信的日子，起英收到了安春老师的回信。已经七十多岁的安老先生，洋洋洒洒地给自己的学生写了一封十二页材料纸的长信。

老先生在信里引经据典，学贯中西，苦口婆心，倾注了一颗恩师和父亲的心，想要引导自己的弟子走出迷茫，走出彷徨。

收到来信的那个下午，起英在办公室里流着眼泪，反复地读着老师的信。经过反复研读，起英最后在她恩师的长信里圈出了六个字“同流而不合污”。

二

夜色渐浓，但街灯还没有开放。木双离开起英后，心情是舒畅的，他一边甩动着手里的小铁桶，一边迈着轻盈的步子。

从看到起英的第一眼，木双就对这个高挑漂亮的女孩很有好感。起英的脸有着某种儿童的纯真，眼线很长，睫毛很浓，特别是皮肤像婴孩般粉嫩，嘴唇微微地翘着，牙齿又白又细，笑起来纯纯的。

某种直觉告诉木双，这个纯真的，还没有在官场被污染的女孩，今后一定会成为自己在法院最好的帮手和同盟军的。

黑暗中，木双独自默默地笑着，刚才在起英的宿舍里，起英对他的毫不设防，更加让木双坚定了自己的这种感觉。

木双知道，在法院，或者说在官场，新来的起英还是一张几乎没有被污染的白纸，只要你够聪明，这张宝贵的白纸是能让人绘制出最完美的蓝图的。想到自己的发现，木双的心中喜滋滋的，脸上的笑容也荡了开去，现出了两个对称的酒窝。

木双的家就在音召县县委大院里，他的母亲虽然是个没有工作的慈祥老妇人，但他的父亲可是个南下的老干部。他的老婆是个蔬菜店的售货员，十多年的女儿长得活泼可爱。

木双是家中的独子，他的母亲一生就只养了他这个儿子，他就是他父母的一切。因此，木双身上既有不少干部子弟的好高骛远和敢想敢做，还掺杂着一